



论证是一门学问
思维是一种智慧

《论证是一门学问》(第5版)



[美]安东尼·韦斯顿著 姜昊骞译
天地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全面、实用、精炼、有趣、直击要害的论证规则手册。本书运用大量易于理解、有趣、生活化的例证,归纳了50条论证必须遵循的规则,几乎涵盖了各种类型的论证和论证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本书能够使辩论、谈话和文章更有说服力、有理有据,从而被对手、听众和读者所接受;有助于形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怀疑精神,被许多大学和高中奉为经典。

无论是进行调查研究、阅读论证类文章,还是赢得听众的信任,这本小册子都将成为论证者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是撰写论文、发表演说、展开辩论时,清晰有力阐述自己观点的得力助手;久而久之,还有助于养成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性思维的方法。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



[美]《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马鸣谦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

“作家访谈”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了当代著名作家的长篇访谈,迄今已达300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思维变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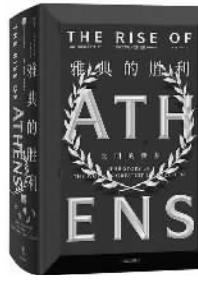
[美]海伦·奥德斯基著 赵燕飞译
台海出版社

你是否想掌控情绪,而不是让情绪控制你?你知道只要改变思维习惯,就能与情绪和解,进而实现认知升级与成长吗?《思维变现》一书告诉我们:情绪很擅长通过思维游戏来欺骗我们,比如最坏预期、灾难化、贴标签、自怜、我不配、我讨人嫌、过度思考、逃避沉浸过去、担忧未来等。

其实,束缚你的从来不是情绪,而是思维方式。不要跟情绪斗,也不要试图摆脱它,重构你的思维模式,这才是你的人生升级变现的一大捷径。斯坦福大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家海伦潜心研究近20年,独创UNLOCK系统,让你摆脱贫情桎梏,解锁潜能,重构思维,变现人生。

束缚你的,从来也不是情绪,而是思维方式。重构思维,让你的情绪为你所用。

《雅典的胜利》



[英]安东尼·艾福瑞特著 译者:杨彬 译
中信出版社

雅典城邦,它偏居地中海世界的一角,人口不过20万,却在人类文明的每个领域都留下了惊人创举。

放眼雅典城邦之外,斯巴达纪律严明,好战尚武,与崇尚享乐的雅典人截然相反;波斯帝国幅员辽阔,与雅典人竟争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三股强权围绕交错,战争变成和平,继而烽烟又起。直至雅典国力衰落,被亚历山大纳入囊中,却独以它的自由原则与哲学思想,成为西方世界文明的标志,西方人的精神故乡。

这是一个蕞尔小邦改变世界的故事。

(晓阳)

以书为媒,打造全民阅读的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欧 阳

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30日在西安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书博会不仅让古城西安飘满浓郁的书香,而且点燃了大众的阅读热情,并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全民阅读的文化盛宴。

书博会期间,共计有41.2万人次进场参观,实现营销总收入突破2100余万元。

墨韵书香与时俱进

本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以“礼赞新中国 书香新丝路”为主题,一批弘扬时代主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

在总面积6.6万多平方米的展馆里,西安主会场参展单位数量、展位数量、展览面积均创历史新高,吸引了1200多家单位参展,带来了精品力作20多万种,其中包括万余种主题出版物。延安分会场“红色”主题鲜明,集中展示了10多万册以红色主旋律为重点的各类精品图书。铜川分会场借力书博盛会,倾力打造出“红色照金书香小镇”。

在本届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先后有500多场文化主题(交流)活动缤纷登场,除了迎宾诵读活动、读者大会、十大读书人物颁奖、出版IP与影视对话高峰论坛等外,还首次专门设立了“出版融合发展”论坛。中宣部印刷发行局指导的这一论坛,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扫描着科技有限公司承办。该论坛就数字全媒体时代出版业的新融合与新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立足内容的原创,走向深度开发和多元利用,在传统的面向作者、书店、读者之外,与技术服务商、新媒体、网络运营商等进行无缝对接,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进而推动出版发



第29届书博会精品图书展区

杨志成 摄

行系统由传统业态向现代化新业态的全面转型。这既是新时代出版业融合发展理念的升级,也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尝试,更是对出版发行行业融合发展成果的集中呈现。

为了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本届书博会在主会场专门设立了丝绸之路展区,并策划、举办了丝绸之路文化行、丝路国际书店论坛等活动,相应的“一带一路”主题图书也同时推出,展出有约8000种原版进口图书,涵盖了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等近20个语种。这也成为本次书博会的一大特色。

为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本届书博会不仅不设门票,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发放了总价值400万元的公益性惠民购书券,广大市民

的生活中,让人们感受到文物的魅力,真切体会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而好的博物馆更是要不断深入、细致地挖掘藏品的内涵,凝练它的力量,不断通过举办人们喜欢的好展览,吸引人们关注文化遗产,关注博物馆,让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愿意走进博物馆。

单霁翔进一步表示,过去文物保护,人们注重保护宫殿建筑、考古遗址等,“但今天的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人们正在生活其中的古村落、正在工作的工业遗产。”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本次“红沙发”访谈中带来了《中国新诗总论》。

这一套6卷本的批评汇总不谈诗歌创作,而是诗歌理论批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中国100年来中国新诗的理论批评相关文献经过选择、筛选,集中在一块。”关于中国新诗将沿着什么样的脉络和趋势发展,谢冕认为,“它是一个传统,传统没有割裂,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在新诗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今后中国新诗将沿着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继续走下去。”

针对新世纪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另一场访谈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王卫权就已有15年历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了详实的阐释。他说,这项工作是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建设工程,这么多年过来,可以说每一本教材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的研究成果、教学成果,而在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的背后,又蕴含着无数教学团队、无数大家、名师的辛勤耕耘。

“全民阅读大讲堂”创办至今,“红沙发”已经在全国图书博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大型展会以及天津、武汉、杭州等多地市成功举办了28期。

在本次书博会期间,“红沙发”共举办了10余场访谈活动,除了守在“红沙发”旁,与文化名家、大师级学者零距离接触的听众外,众多的阅读爱好者还通过网络直播和分享,受益于这场系列精神盛宴。

目前,“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已成为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工程的一个风向标。

随着书博会的开幕,作为“全民阅读大讲堂”的“红沙发”系列访谈在A馆主会场拉开序幕。7月27日中午,虽然时间未到,但“红色沙”前已经是人头攒动——他们在等候主讲嘉宾单霁翔的到来。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现任故宫学院院长的单霁翔首先开讲。单先生就文物、收藏以及博物馆等方面的理念进行了详实的阐述。他认为,好的文物保护不是把它们收藏在库房里,而是应该细心地修复保养,让它们保持健康的状态,并让它们重新回到

经典可以重来

冷荞麦

最近有青年朋友转来一个关于《月亮和六便士》的帖子,并随之附言说: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买“这种老书”呢?

我不知道这位肯·福莱特(Ken Follett),或者东野圭吾的书迷何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想来可能是因为“经典”的辨识赏析有些误区,否则,这样的疑惑是不应该有的。

带着这个预判,我随意翻看了一家网络书商巨头的页面,《平凡的世界》《罗生门》,甚至《浮生六记》等“老书”赫然位列图书销售榜。由此可见,在“新书”热络的表面风潮中,经典的“老书”仍然是独领风骚的角色——它们已然畅销很多年了,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年代,那些经得起时间洗礼的书总是会有“很多人”购买、阅读的。

的确,随着网络小说的分流,以及应时流行作品阅读的兴起,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资深的读书人)认为,昔日曾经的经典作品正在“过时”,因为那些书写的年代以及被那个年代思想、知识局限的作者,已经不足以给现代人启示,尤其是文学作品,其中的角色故事、价值伦理,都是建基于旧时代的基础之上,因而已不适用于消费主义潮流的当下社会关系。

客观说,功利思维的盛行,确实有排斥“理想”人文建构的趋向,比如利他而后(并且)利己的和谐社会构想。但是,作为群体性的社会生灵,我们关于美好认知的思维体系,一定是源于旧时代的文明长河。虽然现在用移动电话了,虽然人们很难再用书写的文字信函传递意蕴和情感了,但我们的灵魂诉求,我们的情感寄托,依旧是已存的文化(文明)积淀雕琢而成的。

的确,随着网络小说的分流,以及应时流行作品阅读的兴起,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资深的读书人)认为,昔日曾经的经典作品正在“过时”,因为那些书写的年代以及被那个年代思想、知识局限的作者,已经不足以给现代人启示,尤其是文学作品,其中的角色故事、价值伦理,都是建基于旧时代的基础之上,因而已不适用于消费主义潮流的当下社会关系。

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一些大咖才会坦然劝诫:经典之外没有一部书(尤其是网络、时尚流行读物),甚至一段文字,值得花费宝贵的时间去读。这个观点就有些偏执了,毕竟“经典”也是这么过来的,新书总得有人读才不至夭折,进而才能在时序迁延中使之跻身殿堂。

因之,在我们困顿于某些问题的时候,在我们意欲趋向更美好的友善环境和人文关系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从前人的洞见中寻获答案,也可以从那些经得起检验的前辈反省中得到启示——人的本性实质上没有变化。尽管社会(自然)的环境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于连《红与黑》,在浮士德《浮士德》等人物的身上,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今日自己的身影。

站在先贤铸就的塔尖上我们可以看的更远,更可以透亮地审读自己的内心世界,阅读经典不仅是聆听智者的开导,更是在完善自我的路途上和自己的对话。

更重要的是,一当您安静下心绪,就一定可以在已存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净化,尤其是在反复阅读某一部(某一类)典籍的时候,所获更多——几乎每一次都会获得新的感悟,也许是振奋发聩的提点也未可知。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总是去重新翻读经典,去反复阐释经典。正如大师所说的:经典书籍是那些我们正在重新阅读的作品。

来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妨从成长的角度来看。撇开昔日的少年长大成人,那些一代一代新临现世的群类,同样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滋养。时下不少热衷“鸡汤”阅读,沉湎网文(包括众多的网络小说)的读者,在社会辨识、思想反省层面经年没有进阶,不夸张地说,很可能就是因为缺乏经典著作(不限于文学作品)雨露滋润的关系。

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一些大咖才会坦然劝诫:经典之外没有一部书(尤其是网络、时尚流行读物),甚至一段文字,值得花费宝贵的时间去读。这个观点就有些偏执了,毕竟“经典”也是这么过来的,新书总得有人读才不至夭折,进而才能在时序迁延中使之跻身殿堂。

不过,花同样的时间,阅读已经甄选出来的经典著作(不限于文学作品)雨露滋润的关系。

典,也就是那些“老旧”的书,无疑是一条省时的“捷径”——花更少的时间收获更多,特别是我们“重读”经典之时,一定会有更多收成,会有更能引领、改变你的发现。这种经验,我们无需做繁复晦涩的论证,就用新近推出的动画片《千与千寻》(它实际上就是经典叙事作品)来说吧——这样对“买老书”的群类或许更有益处。

以前看白龙送千寻,分手时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后面的路你自己走,“还以为是白龙不能出界”,过了18年看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有网友感悟。一些人则表达了自己审视之后的领悟:十几岁看时,以为无脸人愚笨、木讷的有点搞笑,现在才明白,其实自己就是无脸人,“看得泪流满面”。不仅如此,因为故事阐述中杂糅的寓意,不少儿童少年时代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在18年后的今天,直指《千与千寻》“其实是成年人的电影”。这样的观点未必不能成立。

个人认知的差异,对错我们不去深究,很多时候,“老作品”(如《千与千寻》)的重新审视,随着岁月流动、社会变迁,以及个人阅历的时间雕琢,对同样的人物命运和故事跌宕,同样的场景,我们的认知也会有不同,甚或会全然相异。正如黑格尔所言,同样一句话不同阅历的人说出来含义是不一样的。

经典可以重来,也必须“重来”。



郁达夫怀徐志摩

王张应

1931年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搭乘由南京飞往北平的邮政小飞机在济南南部党家村撞山起火,机毁人亡,“想飞”的诗魂在烈焰中涅槃。

得知意外,郁达夫痛心不已,先后写了《志摩在回忆里》和《怀四十岁的徐志摩》两篇文章。除文人间惺惺相惜,郁达夫和徐志摩还是同庚又同窗多年好友。两人同生于1896年,同是浙江人,同在杭州府中学堂上过学。这样的关系,不亲也亲。

关于徐志摩的死,当时的主要舆论倾向认为是小人生活糜烂所逼;因为入不敷出,家住上海的徐志摩不得不远赴北平谋求兼职。

郁达夫却这样认为。他分析说:“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激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因为这种激情四射的性格,徐志摩“对人对物一身热恋,就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甚而至于不得不遗嘱于死后”。徐志摩死于意外,实属他的性格之必然。

郁达夫是极少数站出来替小人开脱“罪责”的

人。除徐志摩性格因素外,他还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了徐志摩的死因。他说,志摩的死,“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郁达夫似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不是身处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无从知道的”。吾辈后来人大多难以理解,七八十年前郁达夫那种切身体验。

当年,对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批评和反对声如潮似浪。最严厉的批评当属梁启超,他曾在北海公园徐、陆婚礼上发表那篇举世闻名的证婚词。

人家证婚词是对新人祝福,梁先生对徐、陆二人证婚词则是直截了当的训斥,让那可怜的一对新人恨无地缝可钻。郁达夫对徐、陆之恋,不仅理解,而且欣赏。

“若在进步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一道,自然要放发烧,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上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上宗法家风?”在郁达夫看来,徐、陆那段浓浓恋情,实在感人至深,纵有出格,也情有可原。

郁达夫回忆说,当徐、陆之恋在北平社交圈里传为笑柄时,他反而愈加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次在北平来雨轩

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他徐、陆结合的看法,他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台词回答说,假如他马上要死的话,在他死的前头,他就只想作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除写两篇文章,郁达夫还先后作了两幅挽联,悼念徐志摩。

一幅是:“新诗传宇宙,竟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妃赋招魂”。郁达夫说,这是他委托杭州陈繁荷先生代作的一幅挽徐志摩的对联。身为文人委托别人代作,郁达夫的解释是他不会作挽联,尤其是文言对句。这似乎不能站住脚的理由,有郁达夫挽徐志摩第二幅对联为证。真正理由不得而知。第二幅挽联确属郁达夫手笔:“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何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此联写于徐志摩遇难后的一个月。12月11日,郁达夫写成《徐志摩在回忆里》,之后还特别说明,《徐志摩在回忆里》写成之后,他想,想,又在陈先生代作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上述42字联。

一连用了两个“想”,说明不是随意之作,原因恐怕多是出于他对徐志摩的理解,毕竟“相逢同是天涯”啊。

本报讯《山高水阔书香远:全民阅读活动的探索与思考》日前正式出版发行。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收录了近年来与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员一起开展“书香中国万里行”的采访记录,既有各地经验做法高屋建瓴的介绍,也有大批鲜活生动的感人故事。

作为“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作者李忠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四个一批”领军人才之一,近年来,他组织带领团队,详实、深入地探访了全国30多个城市的“全民阅读”活动。在新书发布会上,他坦言,写作这部书主要源于内心感动和前輩鞭策。他想把“书香中国万里行”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还有书香故事、书香理念传播推广出去,尽一份绵薄之力。